

【闽都新谭】



大江潮涌，远山凝翠，老榕蔽日，古巷传声。

福州，这座山水环抱、气候宜人、生活安逸的古城，常常在不经意间，给人们送来一缕缕温暖、闲适与惬意。这座被传说为“兵家不争之地”“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的有福之州，总是给人一种“楼台烟雨”“寻常巷陌”的温软古风感觉。

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沉默的荣耀》，让更多人知道了从福州走出的吴石、聂曦等烈士，对英雄们坚如磐石的信仰肃然起敬，也对真实的福州产生更多好奇心。

历史上的福州，始终闪耀着英雄之光，始终展现出非凡风骨！

## 一

且不必说古代的福州，先民们与水相亲，向海而兴，在搏击大风大浪中图生存谋发展，崭露一种坚韧与硬气。独自近代西风东渐，历史的风浪便让福州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愈发挺拔——从虎门滩头的滚滚浓烟到船政学堂里的器物图强，从《群学肄言》的变革求新到辛亥革命的十邑群英，从报界先驱为民疾呼到工运先驱引刀成快，从抗日战场拼将热血到抗美援朝前导赴死，直至新世纪在搏击台风洪水中的诸位勇士，有福之州这片土地上的英雄们，始终以生命赴使命，是他们构成了福州的风骨。

走进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评价并非虚言。1839年6月，当鸦片室息着晚清国运，福州侯官人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在虎门滩点燃了抗击侵略的熊熊烈火。这位“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不仅用这把销烟之火烧去民族沉疴，也为封闭的旧中国打开了窥探近代文明的窗口。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刻，正是林公这样的担当，为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守住了民族尊严的底线。

而1849年林则徐与左宗棠在湘江船上的彻夜长谈，成为1866年福州马尾船务的先声。继承林则徐遗志的左宗棠和林公的外甥沈葆桢，相继在这里创办起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堂。正当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旧中国国门时刻，福州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行动回应时代之问。船政学堂的学子们，既有詹天佑、邓世昌等来自外省的英才，又有严复等一大批福州学子。严复以《天演论》唤醒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正是福州人骨子里求变图强的体现。今天郎官巷的严复故居，依旧诉说着先贤的故事。

船政的荣光与伤痛，都隐没在闽江的水波里。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700多名官兵血染江涛，大多是福州籍出身的学堂军官和船工子弟，他们没有一人退缩。“福星”舰遭敌围攻，管带陈英不避炮火，怒斥畏战者，始终指挥战斗直至牺牲。管带叶琛指挥的“福胜”舰开战后尾部中炮起火，但仍

## 英雄之光，福州风骨

■易向农



●宏娇/图

坚持不退，最后饮弹身亡。马尾闽江水面上漂浮的桅杆告诉人们——纵然国力孱弱、装备落后，福州捍卫家国的勇气，从不因困境而折损。

马尾海战深深刺激了从船政学堂走出但正在天津水师担任教习的萨镇冰。半个世纪后，同样的忠勇在长江之畔续写。萨镇冰的侄孙萨师俊，接过了近代海军的接力棒，1935年正式出任中山舰舰长。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率舰与敌恶战，身负重伤仍誓与战舰共存亡：“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当噩耗传回福州萨家，“武官不惜死”的家风，在这一刻愈发清晰。

## 二

当海军将士在水面上浴血奋战时，另一些福州儿女则在思想的战场冲锋陷阵。侯官人林旭，“戊戌六君子”之一，少有诗才，传播西学，力主维新变法，在狱中仍给谭嗣同写诗明志：“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后被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仅23岁。年长林旭一岁且与之所乡的林白水，不仅创办福州第一所新式学堂——福州蒙学堂，将陈更新、林觉民等日后的黄花岗烈士引入革命洪流，还长期创办编辑十多种报刊，用“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的呐喊，穿透腐朽晚清的阴霾。即便是权力巅峰的慈禧太后做寿诞，他也敢愤然写下讽联在报上刊登：“今日幸颐和，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万寿祝疆无。”1926年8月，他发表时评，讥讽军阀张宗昌的智囊为“某军阀之肾囊”，当晚便被逮捕，次日即从容就义，与邵飘萍并称“报界双烈”。2023年设立的林白水新闻奖，是对这位报界英雄的致敬。

或许是受林白水笔墨的影响，同时也是福州人天生的风骨使然，在黄花岗起义众英烈中，来自福州十邑的烈士就达23位，其中林觉民、林文、林尹民、陈可钧、陈与荣、陈更新、方声洞、冯超骧、刘元栋和刘六符等烈士被誉为福州“十杰”。林觉民的《与妻书》和方声洞的《禀父书》，书写了福州人

代代相传的家国赤诚。

与林白水不同，闽侯人林祥谦战斗在铁路线上。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全路总罢工，林祥谦任江岸地区总指挥。2月7日，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扫射，林祥谦等人被捕。当敌人的刀架在他脖子上时，这位31岁的血性汉子怒目圆睁：“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成为百余年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他的弟弟林元成、父亲林瑞和也先后牺牲殉难。

当林祥谦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奋战时，同为福州老乡的王荷波遥相呼应，在津浦铁路组织工人罢工。1927年5月，他当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9月任北方局书记，10月在北京被捕。牺牲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当革命的烽火蔓延到文化领域，家处福州乌山南麓的作家胡也频挺身而出。1930年，这位28岁的青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工农兵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与黑》副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用文学揭露社会黑暗，号召民众起来抗争。1931年2月，他与柔石等四位“左”翼作家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这位从福州走出的文人，用年轻的生命证明，笔墨不仅能书写山河，更能铸就钢铁般的信仰。

抗战时期的天空，同样闪耀着福州儿女的英魂。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原本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他改报考中央航空学校。“打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只有把自己的飞机冲向敌人，殉死般的战斗。”1941年3月成都保卫战中，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兑现自己的承诺。像林恒这样的福州籍抗日航空英烈，还有陈盛馨、刘崇佺等20多人。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曾是前清翰林，其人推崇新学，志在图强。父亲林长民曾是民国司法总长，因反对军阀参与反奉，49岁时惨遭杀害。两位叔叔林尹民和林觉民也都是革命烈士。当年有人质疑林徽因时，她拍案怒斥：“林氏满门忠烈”。外人只知林徽因“人间四月天”的诗词和柔美形象，殊不知这位福州女先生内心是怎样的刚强。

## 三

有史可证，从革命战争年代至今，福州在册烈士2560多人，为革命牺牲逾两万人。新中国成立前，产生了方尔灏、叶凯、蔡协民、杨峻德等19位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其中15位英勇牺牲，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九死一生”。

时光流转至新中国成立前后。1949年8月17日福州的解放，仍没有把已经为抗战和解放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吴石、聂曦、王正均等人挽留住。他们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肩负使命，深入虎穴。1950年6月，当吴石在台湾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绝命诗时，他一定想到了陆游《示儿》中的“家祭无忘告乃翁”，想到了祖国统一。和吴石一同牺牲在台湾的福建籍烈士有75人，其中福州籍24人。

吴石等人牺牲4个月后，1950年10月19日，为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前驱的何凌壹，行进在车队最前沿，恰逢美机低空夜袭，第一个将生命停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而闽侯县青口镇的志愿军吴雄奎，1953年7月同样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2020年烈士遗骸才得以回国。2021年，吴雄奎烈士与家人“相见”。弟弟吴奎伟为他酿好的橄榄酒，等了70年。

英雄的故事代代有新篇。进入新世纪，当洪水肆虐、群众身陷险境时，来自福州长乐郑志华挺身而出，以消防战士的使命担当，一次次驾舟成功抢救受困群众，最后自己却永远消失在浑浊的洪水中。新时代里，无论是在马尾为营救掉落污水井工人英勇牺牲的蔡文，还是在永泰抗击洪水中英勇牺牲的柯佳勇、陈祖严，他们都在关键时刻用生命践行了“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宗旨，成为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福州的风骨从未褪色，英雄的榕城历久弥新。

今天的福州从未忘记那些铸就风骨的英雄们——在马江海战纪念馆的文物里，在林则徐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在文山山烈士陵园的烈士雕像中，我们读懂了福州的气度。真实的福州，是一座英雄之城。而福州的风骨，就像江边的古榕，深深扎根进这片英雄的土地，历经风雨愈发坚韧，始终昂扬。

■青色

鲜、光洁，满溢香气。新豆历了岁，便成了陈豆，如蒙尘般黯然失色。这时，专以豆类为食的寄生虫——豆象，便光顾了。它们觊觎白豆卓越的营养，将卵悄悄产在豆实里。幼虫孵出后，便以豆瓣为食，将豆子蛀蚀得体的无完肤。“三寸田畦”出产的三棵豆苗，便是我随手撒下的一把被侵蚀白豆的仅存。尽管先天不足，但它们仍颤巍巍地努力长大。春日里，它们陪伴我居家写作时光。每每眼累心倦之时，我便踱至阳台，与这几株小小的生命相视。我对着它，释心解虑，忘怀一切。它对着我，抽芽拔节，恣意开花结籽，直至化作一堆枯黄。一年生的大豆，实际只生存两个月。

松尾芭蕉说：“生命，仅仅是斗笠下的一，一块阴凉。”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三棵豆苗，再贴切不过。它们的生命或许短暂如蜉蝣，却用全部气力，在有限的天地里，撑起一片绿意，与我共守清浅时光。

【坊巷里弄】



七八天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啥也没做，啥也做了。陪伴是真，煮饭也挺好，安静的日子，我做了一回最深刻的自己。安住当下，找回自己，这是多么惬意的一段存在，生命本该有的姿态。

悉尼的春天，从来不急不躁，树是绿的，延续冬天的绿，花是开的，冬天也未曾凋萎，季季如此，低调奢华。每每与爱人散步，沿街而过，房前屋后，花红树青，我总有点失落，似乎难觅春天的气息，确切地说，是找不出老家春天的感觉。于是，我只好对春天评头论足，矫情地讨伐悉尼的春天。爱人只是深情地看着我，我的话便多了起来。爱人说，我不在的时候，他时常孤单，所以每天去游泳两次，但悉尼游泳太贵了，游泳馆也少，比北京还贵了许多，所以总是玩得没那么自如，心里无形之中多了一个泳圈。这些日子，幸好有我陪伴，爱人第一次觉得散步比游泳好，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最重要的是不用花钱，所以我们每天散步，走来走去。而我却私心了然，每天都想在散步的缝隙中找寻春天。

前天傍晚，夜色渐浓，明月当空，爱人做晚餐，我和环儿一起外出散步，路过一幢临街的房屋，从低矮、茂密的树叶底下经过，一阵果香扑鼻而来。“好香！”我们异口同声。显然，我们都吸到了一股微微甜的味道。于是，我们走了两步又折回头，看到茂密的枝叶伸出了围墙许多，掉落的桑葚铺满一地，被来往的行人踩烂了不

【我思我想】



右四前肋局部行走扭曲，考虑为陈旧性骨折。一个常规体检，却查出了深藏在我体内的旧伤。看着眼前的检查报告，记忆的指针带我回到了那个夜晚。

十二月的南方，已经有了寒意。车子停在紧急停车带，我迅速绕过车头，准备换到驾驶座。就在那一刻，远处的灯光划破夜空，一辆大货车呼啸而来，接着一声巨响，我被冲击力波抛出，重重摔在地上。随之而来的疼痛感传遍全身，我努力保持清醒，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我拼命地喊，“我没事，我没事！”爱人跌跌撞撞跑过来，脸色苍白，一边哭一边用颤抖的手扶我上车。我颤颤巍巍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疼痛感在胸骨之间蔓延，后背火辣辣的。原来，背上的皮肤全磨破了，露出鲜红的真皮层。

凌晨四点，我躺在医院检查室，白色的机器在我的身体上方来回打转，定位，拍照。检查结果显示胸骨没有明显裂痕，但不排除轻微骨折的可能性，建议一个月后复查，后背的外伤需要及时换药。当医生得知车祸现场的情况时，露出惊恐的眼神，他欲言又止的表情告诉我，我是幸运的，刚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车祸留下旧伤，童年时也经历过一次。

我的老家在山区，但20世纪90年代的乡镇，却有一种带着浓厚乡土气的繁华，遍地都是工厂，人口多达数十万，四大银行在集镇也有网点，学校、医院等保障齐全。小镇的繁荣带来了足够的车流量。那天，我带上祖母打包好的盒饭，骑着自行车，准备去给母亲送饭。夏日正午的太阳高高地悬在空中，我想早点赶到母亲那，一来可以让母亲早点吃上饭，二来可以吹个大风扇凉快一下。我越骑越快，“匡”的一声撞到中巴上，随后昏迷了过去。据说，父亲是在车轮下把我抱出来的。他一路边哭边跑，把我送到医院。母亲听到消息

## 找寻春天

【百姓茶摊】



■王艳艳

少。长长的、乳白色的桑葚，有种特别的甜味。环儿说，她之前吃过的桑葚都是红黑色的，小小的，南方常见的品种，她第一次见到这么特别的桑葚，长条的，而且颜色也独特，关键是特别地甜腻，入口即化。

西方国家有句俗话说：百姓的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一产权制度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繁荣的基础之一。英联邦律法对于产权的界定有很明确的规定，比如私人围墙之外的水果，通常属于公共财物，任何行人可以采摘，即见即所得，这株伸出墙外的桑葚部分就属于这种法律属性。环儿觉得好吃，我们便伸手采了起来，树不高，拉拉树枝便可够上，果子很多，可以用密密麻麻来形容，一簇一簇。我们一边采一边吃，甜甜蜜蜜的，也许惊喜来得太突然，桑葚可人，我们开心个不停。吃罢，我还顺手摘了几粒，小心翼翼地握在手心，准备带回家给爱人尝尝。

昨天下午，我和爱人又外出散步。变换不同街路散步，也是过日子的一种技巧，我们特意选了有桑葚的那条街，晴空万里，偶尔几朵白云点缀其间。阳光了无私心地照耀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花草，我的心也因此开阔了许多。马上又要回国了，悉尼的春天在哪呢？我想，春天无处不在，百鸟争鸣，我们可以去郊外走走，为了枯枝上的嫩叶，为了含苞的花蕾，为了我心中的春天。

我们正说笑着，一棵长着嫩叶的树儿突然出现在眼前，向阳而生，好像只为了我的心心念念而准备。原来，春天一直藏在所有的不经意间；原来，春天从来没有固定的形状。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自己内心的呈现，每一个人的春天都是自己想要的春天。

## 旧伤

■木槿暖夏

后，吓得瘫软在地。接诊医生看到伤情，以为我八成活不成了。后来，我福大命大，只是肚皮上留下一道疤痕。

那次车祸把母亲吓得不轻，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做噩梦，梦到我没了，醒来一身汗，抱着我一顿哭。这次车祸，我没敢告诉她，担心她年龄大了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但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天刚亮，她就打来电话，用颤颤巍巍的声音问我哪里受伤哪里疼，声音里夹杂着浓厚的鼻音。我知道她肯定哭过。在此之前，母亲已经好多年不与我联系。此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既惊喜又紧张，我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既担心她批评我，又因为她关心我感到温暖。

我与母亲之间的伤痕，也已经成为旧伤。

那年我成家后，先后迎来了儿子和女儿。为了照顾两娃，我把母亲接来家里，和婆婆同住。婆婆是主力，母亲搭把手。

婆婆妈妈在一起，总是会爆雷。这句话一点不假。那天下班回到家里，我发现气氛不对劲。母亲脸色阴沉不说话，婆婆则在厨房忙碌。晚餐后，母亲熬不住了，跟我哭诉，白天在家里因为谁换尿片的事跟婆婆起了争执，被婆婆欺负了。

婆婆虽然平时唠叨，但是个直肠子，把白天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告诉我，并说已向母亲道歉。我为婆婆的深明大义感到欣慰。妈说妈有理，婆说婆有理，虽说是帮理不帮亲，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隔离开来。第二天，我把母亲送回了老家，想缓解一下紧张的局面。但从那以后，母亲不再主动联系我。后来我才知道，她认为她在我家受了婆婆的欺负，我却没有站在她那一边，背地里骂我是白眼狼。

如今，除了检查报告里提示的陈旧性骨折，我后背和肚皮上的皮肤都已经痊愈，只留下若隐若现的疤痕。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愿它抚平一切伤痛，治好所有的烦恼。

## 三寸田畦里的豆事

搬新家时，在阳台砌了个一方有余的菊菜园，戏曰“三寸田畦”。春日菊苗稀，闲来在隙地种些瓜果大豆之类。不日，出两瓜三豆。两瓜是南瓜和西瓜，各一棵；三豆，是三棵大豆。粗壮南瓜苗早早夭折。西瓜苗初蓬勃，结了个拳头大的花花后遭虫噬，亦宣告不活。倒是纤细豆苗，在菊下瓜窝里左牵右蔓，夹缝求生，未两个月，结一捧豆荚，算是小园今年之收成。

这捧豆荚共36粒豆子，我用它们磨浆，只堪一碗，但奶白香浓。此豆非常见黄豆，而是来自家乡平潭的白豆，大豆的一种，粒小皮白，农家自产自销，产量极少。400多年前，李时珍将大豆分为黑、白、黄、褐、青、斑等数色。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充食、作豆豉；黄者可做豆腐、榨油、造酱；余者诸如白、褐、青、斑等可做豆腐及炒食。不知这祖祖辈辈传下的白豆，是否即李时珍笔下的白豆。但平潭民间仍有炒食豆子习俗。立夏节，用各种豆间隔炒，还得边炒边念叨：“炒蠔散，炒蠔螺，苍蝇蝎子去虎吼。”意即看着炒着，把苍蝇和蚊子的手脚都炒没，吓得

它们只能逃去福州。

一直有个心愿，在福州遇见大豆的祖先和近缘种野大豆。这个愿望今年突然就实现了。九月的一天，花友在某公园湖畔遇到一大片野大豆，着实令人惊喜。初见到时，它们灵活的茎节正昂扬于灌木丛之上，每一叶腋皆绽数朵清丽旷逸的小紫花。沿路找寻，无数豆花漫成紫雾，团团向我袭来。这是它们的灼灼青春。藤下的我们，如蜂蝶般穿梭于花间，欢欣着。数日后再见，它们殁于人类的镰刀之下，余极少弯月般的青豆荚，在风中寂寥。它们被当杂草清除了！

在中国，野大豆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数千年的驯化史，让这个其貌不扬的野草，站立起来，结出“硕大”的豆实，成了世界著名经济作物栽培大豆。但在野外，它仍保持原始缠绕习性，把根扎进水泽，凭着绵长的韧性，向阳而生。有人统计，一株栽培大豆一生至多可结100个豆荚，野大豆则能结3500个。荚小豆微，却有着洪荒之力，这是它们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吧。

我在一堆枯碎豆藤中拾捡回干瘪豆荚，与侥幸从口腹逃过一劫，躲在竹篾缝的两个白豆荚，并放在一起观察。弯如蛾眉的白豆将诸多的野豆荚拥揽入怀，犹如一场栽培大豆与野大豆的盛宴会。此情此景，陡然念起童年的某些回忆。彼时，耕地少，母亲常在花生地的旁边，种各种豆，白豆、红豆、绿豆、花豇豆、紫豇豆。长豇豆当菜蔬，余豆皆待成熟后脱粒，供熬煮各式雨豆。烈日下，母亲用电动连枷，挥汗如雨，豆子四处蹦跳；我则安静地在树荫下摆弄豆荚，将它们整整齐齐地码放，一荚依着一荚，一弯抱着一弯。

当然，最忆仍是母亲熬的豆浆。绿豆煮粥消暑，普通高压锅，气孔喷数次，便能爆花，豆子软烂有余；红豆煮解腻，豆却不易熟，需开足火力，方软糯；白豆自带傲骨，无论火力多猛，依然守身如玉，不爆不破，保持一身清气，为糯米染一份独一无二的香与甜。诸粥皆可口，符合林洪《山家清洪》品粥的最高标准——清，但令我念念不忘的，唯白豆粥矣。

新收的白豆，藏着豆的灵魂，新